



中庸原解

下之下

口仁12
779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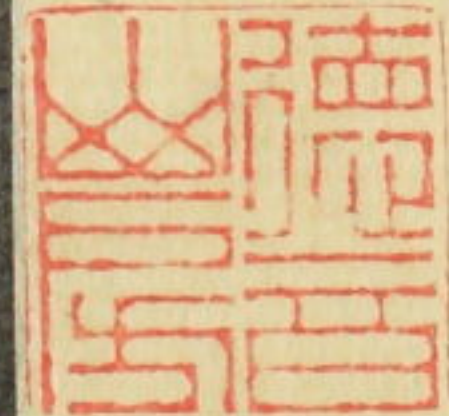




門 0112
辨 779
卷 6

聖德其所制之禮。豈有不善乎。其善可知也。雖然。用諸今日。則人駭其異。而不敢行。是無治民之驗也。無驗。則人益不信服。天下之民。豈能從之乎。驗如鑿用藥。治疾之驗。有驗。則人信之。無驗。則人不信。

下焉者。言自文武周公以下。如孔子之聖也。孔子雖聖。不得其位。其言雖善。人不信用。天下之民。豈能從之乎。是故王天下有三重焉。有位則尊。有德則善。生乎今之世。不及古之道。則其所制作。得時而有徵。三重之義。豈不明白乎。鄭玄曰。上謂君也。下謂臣也。程叔子曰。上三王



以上。三皇已遠之事。下。非三王之道。如諸侯伯者之事。游酢曰。五帝之禮。其事不可考。五霸之功。其道不足稱。侯師聖曰。三代而上。遠而難考。三代而下。雜霸苟且之政。師皆用司馬光曰。上於三王。謂高論之士。下於三王。謂卑論之士。呂大臨曰。上達之事。如性命道德之本。下達之事。如形名度數之末。高要譚惟寅曰。道德政刑。新定顧元常曰。過不及。晏光曰。過乎忠質。不及乎忠質。王安石曰。居富貴之地。居貧賤之地。蔡淵曰。上有其位。而無其德。下有其德。而無其位。似而非也諸說皆非。唯朱子之解。略得之。

故君子。位之道。本諸身。德徵諸庶民。時君子者。聖人在天子之位也。朱子曰。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得之。唯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襲呂大臨之謬。謬矣。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言得其時。而有治安之驗也。是言誠者。天之道也。九言誠之者。必有教學脩為之事。而此下不然。朱子以為人道。非矣。或云。考諸三王。似學效之言。非矣。堯舜生知。猶有稽古之事。況其他乎。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考諸三王。如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類，是也。建諸天地，如仲尼上律天時，下襲水土之類，是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如孟子所謂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是也。質者，質正也。質問也。周官大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貞，正也。鬼神無言，著龜以傳鬼神之命。質，諸鬼神者。卜筮以問鬼神也。洪範稽疑，擇建立卜筮人。汝則有大疑，謀及卜筮。曲禮，卜筮者，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豫者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左傳，卜以決疑，不疑何卜。桓十一年是以無疑言之，則質諸鬼神之為卜筮也明矣。朱子曰，鬼神者，造化之迹

也。豈其然乎。

朱子於杞不足徵，曰：夏禮既不可考證，於雖善無徵，曰：雖善而皆不可考。是以考驗言於徵，諸庶民曰：驗其所信從也。是言信從之驗，後解為得。雖然一字別解，失其義也。且有驗然後信從，本文明白。雖後所解，實未為得之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鄭玄曰：知天，知人，謂知其道也。

孟子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鬼神者，天地之靈，是故言質諸鬼神而兼建諸天地。孟子又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是故言俟百世聖

人而兼考諸三王。

知天知人。哀公問政。章具焉。或云。孟子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荀子亦曰。聖也者。盡倫者也。解能知人道。則俟聖人而無所惑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綱

行而世為天下法。目言而世為天下則。目

朱子曰。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望者。仰望而愛敬之也。孟子。士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望字與此同。

周書。允人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

聖。君陳人情貴耳。而賤目。故其於賢智之士。遠而

聞之。則生欣慕之心。近而見之。則生厭惡之心。是

古今之通弊也。唯如此章。君子則不然。是其所以

卓越乎群賢也。雖然。贊之。止以不厭。是確實之言。

非如後世文人。揄揚人譽。虛稱溢美之比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

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射。數同。厭也。是引詩以證不厭之義耳。與引明哲

保身之詩同例。或以終譽屬有望。頗覺牽強。

如此者。指無惡無射。朱子曰。指本諸身以下六事。

而言謬矣。

君子不厭者。非溫柔敦厚。則溫良恭儉讓也。蚤有譽。以見天性之所得也。

右第二十九章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承上文考諸三王而不繆。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承上文建諸天地而不悖。

祖者遠祖其道也。述者循而傳之也。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之謂也。憲法也。謂遵其法度也。章明也。謂明其義理也。孔子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主禮而言吾從周。是之謂也。

上古之事。無記載之可詳知。而掌書有堯舜典。二帝之道德具焉。故孔子以此為祖師也。且也考之下繫辭。上古聖人之事。不過於利用厚生。至於堯舜。然後正德之道始備焉乎。堯典曆法。禹貢地理。契作司徒。敷五教。皋陶作士。明五刑。伯夷典三禮。夔典樂。以教詩樂。禮樂刑政。教化之事備焉。若夫皋陶說天秩天命天討。而天人之蘊始明焉。說行有九德。而性德之名始備焉。是故孔子說仁。乃舜之允元也。說知仁。乃禹之惠哲也。孟子說仁義。乃舜之並生否戚也。子思說中。乃堯舜之執中也。大學說明德新民。乃堯之明德。舜之執中也。夫子之

恭儉讓。乃堯之允恭克讓也。論孟學庸。以脩身為本。乃臯陶之慎厥身修也。九聖賢之學。無出二典二謨之範圍者。夫子之祖述堯舜。豈不煥然昭明乎。

漢書。易學祖師丁將軍之女。外戚傳祖師二字。今則為浮屠之有。而儒家忌稱之。豈不顛乎。

上律。天時。下龔。水土。鄭玄曰。律。述也。述。天時。謂春秋編年四時具也。龔。因也。因水土。謂記諸夏之事。山川之異。游酢曰。體元而亨。利物而貞。一喜一怒。通於四時。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王制使四方之民各安其常。各成其性。侯師聖

楊時皆曰。則天明也。因地利也。莆陽林光朝曰。隨時出處。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五方之俗。皆能諳識。當時之齊之楚之宋之衛。長樂陳祥道曰。變通莫大乎四時。生養莫大乎水土。雪川倪思曰。作春秋而先春後秋。述職方以除九丘。新定錢時曰。徒也。順也。朱子曰。其書之有行夏時。贊周易也。其行之有不時不食也。迅雷風烈必變也。以至於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也。天其書之有序禹貢。述職方也。其行之有居魯而逢掖也。居宋而章甫也。以至於用舍行藏之所遇而安也。水古先聖王之迎日推策。黃帝

頒朝周官授民堯而其大至於禪授舜放伐湯各

以其時天休國經野周方設居方序書而其廣至於

昆蟲艸木各遂其生土章句則曰律天時者法

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

諸說皆非古之學以禮為最孔子之所訪求而得

三代之禮也故自少以知禮聞孟僖子曰孔丘年

少好禮孔子世家又屬說與何忌及夫子而學禮

焉左傳昭七年齊犁彌曰孔丘知禮而無勇同上定或

曰孰謂邾人之子知禮乎是亦以平生有知禮之

譽也其平生教門人亦多以禮禮記諸篇所載可

見也已故子貢曰夫子之言文章可得而聞也文

章謂禮樂夫子平生以此教育弟子豈不昭明乎

由是觀之贊美夫子以禮固其宜也

法天時因地理古人論禮之言也禮記夫禮必本

於天敬於地禮又云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

禮又云凡禮之大體禮法四時禮左傳子

太叔曰夫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禮雖小有

異同其大要則一也

宗廟之祭春禘夏禘秋嘗冬烝宗廟之薦春韭夏

麥秋黍冬稻制事親之禮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

省禮冬無葛之禮夏無裘之儀夜不行朝儀曉不

為昏禮禮之法天時明白如此禮記又云天不生

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禮器禮之因水土。明白如此。他如月令。則法天時者也。玉制所說。有因水土者焉。上文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亦主禮而言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地無不覆幬。天

承應上文。博厚載物。博厚配地。高明覆物。高明配天。左傳季札觀樂見舞韶削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襄二十九年繫辭。廣大配天地。文言。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

游酢陳祥道曰。博厚配地。高明配天。侯師聖周譖曰。其廣大也。呂大臨曰。其博厚足以仁天下。其高明足以冒天下。

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錯迭也。

繫辭。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又云。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文言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樂記。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呂大臨曰。其化循環而無窮。達消息之理也。其用照鑒而不已。達晝夜之道也。游酢曰。變通照臨。侯師聖曰。其變通也。其不

息也。周諺曰。言其變通。言其能微能顯。陳祥道曰。即前所謂悠久無疆。錢時曰。言其道時中。言其德日新。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承天地之道並行而不相悖。四

錯時日月之

悖與倍皆同。又與戾同。

禮運並行而不謬。動而不相害也。與此相似。

呂大臨曰。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貴貴尊賢。賞

功罰罪。各當其理。游酢曰。小以成小。大以成大。

動者植者。皆裕如也。或進或止。或速或久。無可無

不可。侯師聖曰。從容中道也。周諺曰。天地之

育萬物。孔子與之並育。而不相害。天地之行其道。

孔子與之並行。而不相悖。馬晞孟同。陳祥道曰。即上所謂。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此天地之所以為大。即前所謂。為物不賁。則生物不測。錢時曰。物以異而和。道以異而通。

小德川流。承錯行代。明道並行。大德敦化。承持載覆。博物並育。

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孔子之德亦皆如此。

繫辭。天地大德曰生。生育化育之德也。與此同。

呂大臨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小德之所以川

流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此大德之所以敦

化也。侯師聖同。游酢曰。動以利物者。知也。故

曰小德川流。靜以裕物者。仁也。故曰大德敦化。

周語曰。小德則出入可也。故川流。大德則不踰閑。故敦化。馬晞孟曰。小德出而成物。則如川之流。大德。體而成己。其妙至於敦化。錢時曰。小德。德之用也。如川之流。其行不窮。大德。德之體也。敦厚而化。人莫能測。

侯師聖曰。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萬物所以並育而不相害也。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所以並行而不相悖也。朱子亦曰。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二家之言。無可間然。朱子亦曰。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

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此言大謬。並育而不相害。則大德之敦化也。並行而不相悖。則小德之川流也。朱子之言。紊文理。而誤意義。不可不辨。其徒江陵項安世平曰。覆載言其大德。錯行代明。言其小德。是以並育為大德。以並行為小德。從遊之人。猶有異義。千歲之下。豈可奉信其謬乎。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兩化之者。又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化育二字。在天地。化育萬物也。在孔子。化育弟子也。持載覆幬。萬物並育。大德敦化。言夫子教育化育三千七弟子也。孟子所謂成德達材是也。師也過商也。不及求也。退

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萬物並育而不相害。是之謂也。
錯行代明。道並行。小德川流。言夫子兼用剛柔。兼備仁智。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孟子所謂聖之時者是也。
唐虞之盛。所得之士。二十二人。文武之興。亦僅十人而已。孔子以一匹夫。而其所成材德。過七十人。是其所以遠賢於堯舜也。故子思以敷化為大德。豈不信乎。上文云。唯天下至誠為能化。德非至誠焉能如此乎。
子思此言。贊美夫子。似極揄揚之盛。而其實皆確

實之言。無一語之溢美也。
夫子學知之聖。祖述憲章。亦以學言。是誠之者也。人之道也。朱子以為天道者。非矣。

右第三十章

唯天下至聖。
誠之者也。人之道也。或云。此章極言聖德之盛矣。何以知其為人道乎。曰。聖人。即至誠。至誠。即聖人。無有二致。雖然。中庸說誠之書。故以誠為極致。次章言至誠。而此章則言至聖。是降一格也。徵一矣。睿者。思而通也。聖者。無所不通也。
尚書通而先識也。周禮洪範曰。思曰睿。睿為聖。次章言聖知。而此

章則言睿知。是亦降一格也。微二矣。次章言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而此章則言如淵如天。是亦降一格也。微三矣。至誠無息章曰。如此者。不見而章。而此章則曰。見而民莫不敬。是亦降一格也。微四矣。末章曰。不言而信。而此章則曰。言而民莫不信。是亦降一格也。微五矣。是言學知聖人之極致。使人易知。古人之用意。委曲周密如此。朱子以為天道者。疎漏之過也。是豈謂密察於文理乎。

此章承上章小德川流。知仁勇禮義。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乃上章錯行代明。道並行而不相悖也。此章五德。呂大臨曰。天之高明。地之博厚。乾之

健。坤之順。天地之經緯。非也。游酢曰。聖仁義禮智之德。朱子曰。聰明睿知。生知之質。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是取游氏。亦非。堀河伊藤維楨以知仁勇禮義配之。極為協當。今從之。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智

聰者。聽善知恥也。明者。照遠察微也。睿者。通於事理也。知者。悟於事理也。論語九思。視思明。聽思聰。商書。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洪偽書。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太伍舉曰。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楚論語明遠。呂覽。魯明。盡是也。莊子。目徹為明。耳徹為聰。外觀射父曰。其知能上

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昭之。其聰能
聽徹之。楚語大戴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五帝皆可以
徵矣。臨者居上而照臨下也。臨事亦同。左傳照
臨四方曰明。昭二十八年臨以明言。

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仁

寬者德量之弘也。裕者氣質之緩也。溫者色之和
順也。柔者性之和順也。衛詩寬兮綽兮。淇綽與裕

同。孟子綽綽然有餘裕。賈誼新書包衆容物謂之

寬。反寬為褊。優游不迫謂之裕。反裕為阨。道德近

寬裕今莊子常寬容於物。天荀子寬裕而多容。致

大戴寬裕以容其民。子張毛萇詩傳寬能容衆綽

緩也。韓嬰外傳寬而容衆。春秋繁露寬制以容衆。
戴記溫柔敦厚。詩之教也。經論語溫良恭儉亦溫
柔也。與良相良鑿之良不同。賈誼新書安柔不苛
謂之良是也。此義後世無知之者。論語九思色思
溫。子溫而厲。昂之也。溫皆謂和氣愉色。可親愛也。
容者容衆也。論語寬則得衆。容以寬言。

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勇

發者發揚之發。樂記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師尚

父之鷹揚。大晏御之意氣揚揚。晏子莊子夫以陽

為充孔揚。郭象曰言衛君亢陽之性。充張於內而

甚揚於外。強禦之至也。人發者發揚仇爽也。沈

潛洪範之反。世又無知之者。強者弱之反。言任重
處艱。而不敢撓也。小戴曰。強有力。聘大戴曰。撓弱
不立。代四可見。剛者柔之反。言處利臨得。而不敢
破也。詩曰。薇亦柔止。薇亦剛止。朱薇又曰。柔則茹
之。剛則吐之。民孫孔子曰。張也欲焉。得剛。可見。
毅者。強忍行善也。國語。強忍犯義。毅也。楚語曾子曰。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負重任而行遠道。
非強忍不能也。
執者。擇善而固執之執。謂執持不墜也。守而不移
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禮
周語。齊明衷正。楚語。齊肅衷正。與此同。夏書。夔夔

齊栗。大禹謨與敬忌。康誥寅良同。左傳。齊聖廣淵。
文十八年命杜預曰。齊中也。周書。底至齊信。偽傳。中
信之道。康誥齊固有敬義。又有中義。然在此不可。
齊者。齊整不紊也。明者明潔不污也。謂威儀
論語。臨之以莊。則敬。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莊者。
容貌端嚴也。論語。望之儼然。又云。君子正其衣冠。
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莊也。中。不偏也。
正。不邪也。皆言一定禮法。而不變動也。
爾雅。齊中也。又云。淮。齊州以南。釋列子。華胥氏
之國。不知去齊國幾千萬里。注。齊國中國也。又
云。四海之外。猶齊州也。又云。不知距齊州幾千

萬里。又云。從中列以東。四十萬里。

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義

考工記。青與赤。謂之文。樂記。五色成文而不亂。鄭

語。物一無文。荀子。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禮論又

云。孰知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上又云。淫亂生

而禮義文理以焉。性韓非。理者。成物之文也。解又

云。允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

後可得。而道也。上又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

白黑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上說卦。和順道德

而理於義。繫辭。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荀子。義

理也。故行。大又云。仁者愛人。義者循理。兵禮記。理

者。義也。恩者。仁也。喪服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精

密。別之細也。察。明察。辨之審也。

以文言義。猶以理言禮。仲尼是例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與普同。言周遍而無所不及也。博。言廣博而無

所不包也。文言。德施普也。德博而化。乃此義也。淵

者。深而不可測也。泉者。有本而不竭也。

當其可謂之時。學與時措之宜同。可剛而剛。可柔

而柔。上文所謂。錯行代明。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

川流。是之謂也。

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見者。見諸政事也。或云。見無言行而言。見諸言

行也。與先之動言行同例。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

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

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尊者。敬也。義心之發。親者。愛也。仁心之發。先之敬

悅同。此配天言其德所及。廣大如天也。如文言。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也。大學原解具焉。

右第三十一章

唯天下至誠。

是言誠者。天之道也。

此章承上章大德敦化。天地之化育。乃上章持載

覆幬。萬物並育。而不相害。是也。

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

育。周易。雲雷也。君子以經綸。也。大

朱子曰。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

者。比其類而合之也。天下之大經者。乃上章所

謂。治天下之九經也。朱子以為五品之人倫。非矣。

天下之大本者。中也。乃首章所謂中也者。天下之

大本也。是也。立中者。建極建中之謂也。知天地

之化育者。乃上章所謂贊天地之化育也。知猶主

也。九經詳之。

夫焉有所倚。

或云倚。依賴也。非有所依賴而然也。見天性之所得。至誠之自然也。或云偏倚也。其所為自然中正。而無所偏倚也。亦通。鄭玄曰。人人自以被德尤厚。似偏頗者。朱子曰。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皆非。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鄭玄曰。肫肫。讀如誨爾惓惓之惓。惓惓。懇誠貌也。肫肫。或為純純。朱子曰。肫肫。懇至貌。鄭朱音淳。今按音屯。大雅。鋪敦淮漬。鄭玄曰。敦當作屯。武肫與

頤敦通。敦厚也。繫辭。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是其徵也。又按肫。从肉从屯。屯。聚也。是敦厚貌。

淵淵。幽深貌。浩浩。廣大貌。楊時游酢皆曰。其淵。非特如淵而已。其天。非特如天而已。此至誠之道也。朱子從之。是也。

朱子曰。肫肫其仁。以經綸而言。淵淵其淵。以立本而言。浩浩其天。以知化而言。解得極妙。

仁者。人也。天淵人並舉。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天淵相應。古文之巧。如織成也。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知之。天德者。至誠也。至誠。非禮樂之類。豈可以達不達。

言之乎。仲尼燕居。言禮樂達不達。非通達事理之達也。如賜也
上達。是言聖人至誠與天之至誠相通也。猶言合
天德也。上章曰配天。此章曰達天。皆言合天也。
首章以天命之謂性起之。至誠聖人能盡天命之
性者也。故以配天達天終之。其意深矣。非知道者
其孰知之。
繫辭。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非天下之至
變。其孰能與於此。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又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與於此哉。古之聰
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語勢語意。全與之同。知
者。預知也。之字指上文三事。言經綸天下之大經。

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非聰明聖知與天
合德者。不能預知也。言不能為也。以見為上文三
事者。乃聰明聖知與天合德者也。
鄭玄曰。言唯聖人乃能知聖人也。粗率淺陋。可笑
之尤也。而朱子誤信而取之。似不知中庸者矣。似
不讀繫辭者矣。其解之多紕謬。可推而知也。已。
此篇言至誠聖人之德。至此而極矣。又無以加焉。
故下文更言下學而上達之事。以終此篇矣。
呂大臨曰。大經。天理也。所謂庸也。大本。天心也。所
謂中也。育。天用也。所謂化也。游酢曰。天下之大
經。五品之民彝也。朱子大本者。建中于民也。

楊時曰。大經。天理也。大本。中也。化育。和也。侯仲
良曰。大經。常也。大本。中也。朱子曰。大經者。五品
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馬晞孟曰。大本
性之始。所謂中德也。大經者。性之成。所謂庸德也。
陳祥道曰。大經。所謂庸也。大本。所謂中也。化育。所
謂和也。晏光曰。大經者。理之常。大本者。性之中。
化育者。命之正。錢時曰。大經。若九經。大本。若脩
身以道也。諸說異同如此。各有其義。雖然。此章
三事。本篇皆自有明文之可據。豈為異義乎。故今
以中庸解中庸。明白易知。是作者之原意也。

右第三十二章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

前諸章言聖人之德。極贊美之盛矣。此章再言君
子行己之度。始自慎獨。而終至至誠之妙。又一篇
之中庸也。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聚衣。儀禮
作景。說文作繖。曰。泉屬也。玉藻。禪為絀。禪衣也。沈
括曰。絀。麻織布為之。按尚絀。蓋苧麻之類。嚴粲曰。
聚以穀為之。未知孰是。尚者。加諸上也。
鄭玄曰。言君子深遠難知。小人淺近易知。錦衣之
美。而君子以絀表之。為其文章露見似小人也。
言君子務自降挹。退托不欲表見。其材德。乃所謂
聰明睿知。守之以愚。

荀子
家語

所謂以能問於不

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及堯之允恭克讓。夫子之溫良恭儉讓。皆是也。

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主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

答

尚綱。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效。的然。猶灼然也。小人反是。務自表其才。暴其德。所謂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之類也。雖一旦灼然。如可見。然無實以繼之。則其如可見者。終亦必消亡而止。允無實於內。而假於外者。皆如此。君子之所以貴誠也。

孟子曰。苟為無木。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耻之。小人的

然而日亡。此般景象。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

舜典四德。皋陶謨九德之例。上下相濟之辭。

皆衣錦尚綱之象也。外似淡白。而內包五彩。故人不厭惡之也。外似簡易。而內包文章。外似溫潤。而內包條理。君子之行。淡泊如無味。而人不敢厭之也。易簡如不事事。而不失節文也。溫潤含蓄。如不判是非。而不失理義也。

表記。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交淺而言深者。罪也。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禮曲是淡以成也。是淡之

一第也。

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遠之近。應第十五章。微之顯。應第十六章。

知遠之近。乃知治國平天下之始。于齊家也。知風

之自。乃知風化天下之所本自也。齊家而肅正。閨

門。是風化天下之本也。關雎。風之始也。所以風天

下而正夫婦也。詩序舜之刑于二女。典堯王之刑于

寡妻。雅大可以見矣。天下之治亂。國之存亡。多在于

閨門之肅與不肅而已矣。而又推其本。則在己身

之脩與不脩而已矣。孟子曰。身不行道。則不行於

妻子。是也。知微之顯。乃知莫顯乎微。而慎其獨也。

是入德之門也。知遠之近。知風之自。乃大學齊

家治國平天下之義也。知微之顯。乃大學誠意正

心脩身之義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

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此以下引詩。承上而起下。然承上之義最切矣。故

鄭本以君子及故君子。是故君子為節首。而引詩。

承之。義理最明白。故近時諸家。皆從之。雖然。此章

首引詩。以故君子之道。承之。後皆宜從此例。中間

變其例。理之所不穩也。意之所不安也。今從朱本。

是引詩。證上文微之顯。乃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

言人之為不善。潛藏而隱伏。自以為人無知者。不知其昭然著明於天下也。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誠於內。形於外。誠之不可揜也。若此夫。是故君子不可不慎其獨也。能慎其獨。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也。論語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鄭玄曰。疚。病也。君子自省。身無愆病。雖不遇世。亦無損害於己志。朱子曰。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或云。志與心不同。君子志于道。其所志。無一毫之惡。是無惡於志也。亦通。是言慎獨之效也。朱子以為慎獨之事。非也。鄭玄曰。言君子雖隱居。不失其君子之容德也。

夫致慎於稠人廣坐。明顯之處。小人亦能之。唯於閑居獨處。幽隱之地。他人之所不見聞。而戒慎之。恐懼之。是君子之所以不可企及也。至此。如人之一字。首章不睹不聞之義。昭然明白。朱子之誤解。亦不可得而掩也。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鄭玄曰。相。視也。室。西北隅。謂之屋漏。視女在室。獨居者。猶不愧于屋漏。屋漏。非有人也。况有人乎。是引詩。證上文戒慎於人之所不見。屋漏。室中幽隱之處。人不居之。而唯鬼神在焉。不愧于屋漏者。

不愧于鬼神也。孟子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是之謂也。動與言對。行也。與動變化之動不同。故君子以下言戒慎恐懼之效。君子致慎於人之所不見。而無愧于鬼神。故雖未言動。人皆敬信之。繫辭。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樂記。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祭義表記。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荀子。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夫也。順命。以慎其獨者也。苟不皆與此同。

是言戒懼之效也。朱子以為戒懼之事。且以敬信屬之。謬之甚者也。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烈祖詩。作醴假。那詩。作奏假。毛萇鄭玄解二詩。其義各異。鄭玄解中庸。亦與解二詩不同。朱子亦然。解詩云。假與格同。言奏樂。以格于祖考也。解此云。奏進也。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按周易萃渙。王假于廟。假與格同。感格神明也。奏假之假。亦與此同。奏樂而感格神明。進而感格神明。二義皆通。

宗廟之禮。嚴且肅。人皆致誠敬之心。寂然清靜。雖無告戒之者。然自無爭辨之人也。是引詩無言而無爭。以證上文不言而信。又言君子行己之度。木篇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周易觀盥而不薦。有孚顙若。下觀而化也。君子平居誠敬恭默。如宗廟奏假之時。則不待辭說命令。而天下之民。觀感而化。豈有爭奪之擾擾乎。是故君子以下言誠敬之效也。徵之於樂記祭義。表記荀子。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皆一樣之語也。朱子於敬信。為為己之功夫。於威勸。言遂及其效。其為謬誤。不待明者而明矣。

此章引詩。皆君子行己之事也。以故君子是故君子承之。皆言其效也。是不可不知也。勸勸善也。威。畏也。鉞。莖斫刀也。鉞。斧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百辟。百君。言諸侯也。刑。儀刑之也。德者。言至誠之德也。上文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至誠無息也。武王稱文王曰。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引其德之光顯如此。是言豈不光明於天下乎。惟聖人至誠之德。天下諸侯。皆儀式刑之。朱子於先之不顯。用毛鄭之義。至此忽言幽深玄遠之意。是

信王安石之異義也。朱子平生尊信安石。張栻曾規之。南軒文集夫安石經義非無一二可取。然此等之說頗屬怪妄。豈足信用之乎。

前節引詩。奏假無言四字。是君子之事。時靡有爭。是其效也。此節引詩。亦不顯惟德四字。是君子之事。百辟其刑之。是其效也。是亦不可不知也。是引詩。言天子至誠之德。昭明天下。而諸侯法之。故天下兆民。不賞而勸。不怒而威。以承上文也。是故君子以下。言惟德之效也。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篤恭言者。恭己正南面也。天下平者。無為而治也。篤恭言

無為之形容也。非言工夫也。其工夫則在惟德二字。篤恭而天下平。與垂拱而天下治。偽書語勢語意全同。朱子不察文理。以此為君子行己之方。曰。篤敬言不顯其敬也。可笑之甚。且篤敬不顯其敬。則論語篤信。不顯其信乎。本篇篤行。不顯其行乎。是亦可笑之甚。

篤恭承不顯惟德。天下平承百辟其刑之。與上文以闇然而日章。承衣錦尚絺。一同例也。皆言上文引詩之效也。

不顯惟德。毛鄭以來。解為豈不明乎惟德。言顯明之德。下文引詩云。予懷明德。顯德明德。相喚相應。

如合符信。朱子以為幽深玄遠之德。其誤昭然。以一時意見之私。改易千古之訓誥。且毫無所證驗。是豈足信用乎。

予為朱子舉其證左。大雅不顯亦臨。齊思無曰不顯。抑皆言不明也。雖然君子之德貴顯明。無以幽玄言德者。是經典之常也。玄德出於老子。是老子之學也。舜典玄德係于南齊姚方興廣造。不足為徵也。如言幽深猶之可矣。至曰玄曰不顯。非予之所敢知也。

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化。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至矣。

以與也。輶輕也。載事也。

大雅。懷德維寧。論語。君子懷德。毛萇曰。懷歸也。又曰。懷和也。孔安國曰。懷安也。皆非。是詩有女懷春之懷。言思而不措也。懷德言念念不忘。心常在于此也。思得性德也。思成德性也。

是承上文。篤恭而天下平。言至誠化民之妙也。聲者。言語命令也。色者。顏色容貌也。君子之所貴也。論語。君子所貴也。雖然欲得至誠之德。則專力於內。而言語容貌所不屑也。故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化。孔子解此詩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言聖人之化民。以至誠為本。威儀辭令。抑其末也。孟子亦

曰。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言至誠之不可以
聲色假為也。然則至誠化民之妙。以何比之。詩曰。
德輶如毛。唯是可以比。至誠之微眇矣。雖然。毛猶
有絲髮之可比。倫者。而德固無形。則無物之可倫
比者也。故曰。毛猶有倫。言不可比也。然則至誠化
民之妙。以何比之。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言天
之為物。無聲色臭味之可言。而萬物莫不被其化
也。德之為物。亦無聲色臭味之可言。而萬民莫不
被其化也。形容至誠化民之妙。篤恭而天下平。唯
是為切當。至矣盡矣。無以尚焉。故曰。至矣。
明德。承上文顯德。言至誠之德。顯明于天下也。本

篇云。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
此文上言明德。下言化民。乃本篇之形著明也。
動變化也。乃大學之明德新民也。以中庸解
中庸。昭然明白。無可疑者。引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亦唯形容至誠化民之妙。篤恭無為。而天下平。別
無有幽深玄遠之意也。朱子於不顯之德。為幽深
玄遠之意。以篤恭為不顯其敬。曰形容不顯之妙。
曰形容不顯篤恭之妙。本文曰顯德。曰明德。而朱
子則曰幽深不顯。曰玄遠不顯。是為同乎。為異乎。
為得乎。為失乎。非秦廷姦臣指鹿為馬。則世俗所
謂以鷺為鴉者也。嗚呼。其辨同異得失。豈待有識

具眼者乎。

鄭玄曰。載讀曰栽。謂生物也。非上天之造生萬物。人無聞其聲音。亦無知其臭氣者。化民之德。清明如神。淵淵浩浩。然後善。其言雖淺。又畧得之。

朱子解首章。解末章。皆出於學流之偏。而非天下之公議。故言多謬誤。其他則得失相半。得者無可間然。失者不可不辨。雖然。通論古今學術。漢魏所得。十得三四。宋人所得。十得六七。其於中庸亦然。聖經之學。至宋大明。宋儒之有功於吾道。豈小補之謂乎。

論語開卷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知命之

君子也。卷末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始末相應。是世人之所知也。發端曰。人不知。結末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起結以人。而仁者人也。中間言仁。為居多焉。其多辨君子小人。亦以此歟。中庸開卷曰。天命之謂性。至於卷末曰。配天曰達天。曰上天之載。起結以天。而誠者天德也。後半篇皆言誠。而言天。亦居多。論語仁經。以人起結。中庸誠經。以天起結。是豈過然乎哉。

右第三十三章 中庸之書。始言戒懼慎獨。是欲誠之方也。終贊至誠之妙矣。此章亦始言慎獨戒懼之義。終贊至誠化民之妙矣。蓋約言

一篇之大要也。吾故稱此章以為一篇小中庸。豈不亦信乎。

至誠之德。顯明于家國天下。則民皆感動變化。明德之與化民。其事二而實則一也。吾故於大學原解曰。德明于家。則家齊。明于國。則國治。明于天下。則天下平。故大學以明明德於天下。代平天下三字。是可以見矣。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孔子釋之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孔子以化民。解明德。堯之克明俊德。而黎民於變時雍。是乃光被四表也。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也。非民之感動變化。則不足言德之顯明。

也。德之顯明。則於民之變化。可以徵矣。是故明德之與化民。其事二而實則一也。明德之明。顯明于家國天下。是子思子之原意也。是孔子之言也。是堯舜之道也。朱子以斷欲明心。解明德之明。不特背子思之原意。而背孔子之言也。不特背孔子之言。而背堯舜之道也。其罪豈小乎哉。

論語一書。以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終之。而中庸首章。承接之。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論語知命之命。謂窮達之分也。與中庸性命之命。不同。雖然。堯舜皆以知仁義。順善之性。解之。詳于大學原。中庸一篇。以明德化民。終之。而解顧命之條。

大學首章。承接之曰。在明明德。在新民。大學一篇。以義利之辨。終之。而孟子首章。承接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四書之言。次第相承。如舳舻相接。如珠璣相貫。可不謂妙乎。而世無知之者。嗚呼。天下何無明眼之人乎。

夫孔孟之道。至於程朱。始得其統。故程朱之學。比諸漢儒。固不可不謂進一格也。雖然。至其說性命天人之理。攙雜佛老。動流異端。是以其流徃徃不能無弊也。嘗試論之。及宋寶慶淳祐之際。世有淺見寡聞之士。自視無堪。以為進取之地。輒亦自附於道學。

之名。裒衣博帶。舜趨禹步。或抄節語類。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睫。號為默識。而叩擊其所學。則於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於義利無所分別。遂使小人得以藉口為偽學之目。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禍。首啓兵燹。宋社亦屋。是程朱之學。其弊從可見矣。至

明王守仁始倡良知良能之說。以鼓動海內。其於程朱大同而小異也。嘉靖以後天下學者。染王氏之遺毒。偶有所窺。則欲盡廢先儒之說。而出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故王門高弟。為泰州龍溪二人。泰州之學。一傳而為顏山農。再傳

而為羅近溪趙大州。龍溪之學一傳而為
何心隱。再傳而為李卓吾陶石簣。世愈
下。而學愈下。其終至天下儒雅衰弊。而
國運不大振。闖獻賊起。明宗盪覆。是
程朱之學。其弊亦從可見矣。昔范武子
論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以其一時
之患輕。歷代之害重。自喪之惡小。迷眾之

罪大也。蘇子瞻謂李斯亂天下。至於焚
書坑儒。皆出於其師荀况。為高談異論。
而不顧者也。今就武子子瞻之言。以論之。
則程朱之罪。亦豈必在荀况王晏之下哉。
嗚呼。使當今有武子子瞻其人。則程朱
亦不能免作俑之譏也。如近清之名宿。
袁子才紀曉嵐之徒。務排宋學。不敢倭

之其見卓矣。余游于先生之門。于茲有
年矣。然材下學淺。於先生之學。未能窺
其一斑也。唯及先生至。說性命天人之
理。常教誨子弟。以宋學之流於異端為
戒。余未嘗不傾聽其言也。今先生書成。見
囑以序。因以所嘗聞先生之言。點綴以
弁卷首。若夫先生此書。剖天人之秘。發

造化之蘊。世固有有識明眼之人。其必
知之。亦豈待余沾沾之辨哉。因序。
文政七年二月念八日

門人 江戸 宇佐美敬明德卿謹誌



中庸原解吉川序
夫漢儒之學長于訓詁宋儒之學長于義理然要其歸漢宋之學往往不能無謬誤也鄭康成臆說如用麒麟皮作鼓郊天之類不勝屈指其時孔北海虞仲翔早辨駁之如程朱所謂器亦道道亦器明鏡止水心無將迎虛靈不昧冲漠無朕未有天地之先必竟有此理之類此皆出於佛老家言曖昧不了近堅白同異之辨與聖經坦明之旨毫無關涉故

夫漢儒之學長于訓詁宋儒之學長于義理然要其歸漢宋之學往往不能無謬誤也鄭康成臆說如用麒麟皮作鼓郊天之類不勝屈指其時孔北海虞仲翔早辨駁之如程朱所謂器亦道道亦器明鏡止水心無將迎虛靈不昧冲漠無朕未有天地之先必竟有此理之類此皆出於佛老家言曖昧不了近堅白同異之辨與聖經坦明之旨毫無關涉故

袁小倉謂。至宋釋與儒攙雜。而不可分。信乎
言哉。然則後之學經者。不祖左於漢宋諸儒
之學。務排門戶之見。直以孔孟為歸宿。是為
得之矣。錦城先生自幼學經。至老益精。不襲
漢儒之訓詁。不陷宋儒之理窟。別出特見。自
吾為古發造化之蘊。剖天人之秘。使開明聖
緒。復粲然於今日。力挽狂瀾。一變歸正。先生
之於學。可謂集大成矣。先生嘗告余。以初著

大學原解時。始悟明德新民。為同致一趣。因
引尚書孟子等語證之。及其後解中庸。至詩
懷明德。夫子解為化民。於是知其初所解。與
聖意暗合。昧通。因以語兒。敦曰。吾說得聖人
印可矣。嗚呼。是亦足以見先生之學。優入聖
域矣。余竊察近世學者。亦多下里自好者。滔
滔自不辨。淄澠。如先生之學。所謂鳳鳴朝陽
者也。然世之觀先生。猶斗筭之儒。蟬翼為重。

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自非燃犀之
明。誰能不眩。碧盧混玉哉。故雖先生抱不世
之才。終身屈辱泥塗。與瓦礫無殊。終不能揚
眉吐氣。激昂青雲。其所抱負。實無為當今
之用。吁亦傷哉。故先生此書。以世無明眼之人
終之。讀者至此。其可以不嘔吸而歎嗚乎哉。昔
荀卿身祭酒蘭陵。子雲位不過侍郎。伊川
躬為洛黨渠魁。紫陽晚入慶元黨禁。之數

公者。皆以博師宿儒。跋前疐後。不能得意
於當世。故述往思來。能取貴於後。何則。以
其能獨抒憤懣之思。而觀昭曠之道也。由
此觀之。天將大有為。則苦其心志。饑其體
膚。困心橫慮。行拂亂其所為。豈不亦信乎。
余於是知天之於先生。其亦不遇然矣。先生
研朱滴露之業。五十年於茲矣。其所著述
書。既近等身。今此書實先生之一斑也。雖

然。是亦先生焦思苦心。真積所致。先生心血。皆在此諸書。後之鯁生小儒。讀此書者。當如臧榮緒於五經可也。

文政七年歲次甲申春三月之吉

門人尾張吉川庸之中并書



夫華嶽之山。必興雲雨。產寶玉。生林木禽獸。而朽株糞壤。亦雜其間。故得以成其高也。河海之水。吞吐日月。蓄藏魚龍。變現蛟蜃。而污泥濁瀆。來而不辭。受之而無所不容。故得以成其大也。古所謂大家鉅儒者。皆燠也。若夫淺見窳聞。取之而無餘。汲之而有竭者。不過為孤峯絕澗而已。焉得曰成其高大哉。錦城先生自幼嗜學。杜門却掃。常徹夜苦思。至今五十餘年。筆墨硯案。未嘗一日相離也。故先生雖專用力經學。而自諸子百家。旁及醫方卜筮浮圖外國之書。皆莫不詳悉也。如靈若虛之辨鼯鼠。劉公是之識六駭。自先生觀之。實蠹測筵撞之類耳。何得以肩隨先生乎。

故先生之於當今學士。猶華鬻之於五埜。河海之於
行漁。誰不敢仰其高大哉。嗚呼。先生者。實當今五總
龜也。余竊察近世學者。皆珍玩書畫文墨。唯以風流
為事。而不免金根之譏。白及之笑者。往往接踵於人
間。若使其徒得見先生此書。未嘗不泚然汗下。遽然
夢覺者也。然則先生此書。實當今中流之砥柱也。管
劉曰為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歎曰。聖人精義。必
不止此。及得周邵程朱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
謂當有是也。嗚呼。使劉因其人。生於今日。而得見此
書。則必知聖人精義。亦不止於周邵諸書。而尊奉此
書。以為枕中鴻寶也。曰跋。

文政甲申季春念五日

但馬 武谷德子政謹誌

麗澤 高倉柔書

中庸
大學
論語
孟子
荀子
韓非子
呂氏春秋
淮南子
史記
漢書
三國志
晉書
宋書
南齊書
梁書
陳書
魏書
北齊書
周書
隋書
南史
北史
舊唐書
新唐書
舊唐書
新唐書
宋史
遼史
金史
元史
明史
清史



錦城太田先生著述目記 門人 荒井錄行堯民識

| | | |
|------|-----------------------|-----|
| 九經談 | 十卷 | 四冊 |
| 仁說三書 | 一貫明義 附錄 | 二冊 |
| 大學原解 | | 三冊 |
| 中庸原解 | 三卷 | 六冊 |
| 悟窓漫筆 | 畏天 右三錄 合梓 知命 | 二冊 |
| 同後編 | 三錄并啓地錄 | 二冊 |
| 錦城百律 | | 一冊 |
| 錦城詩稿 | 七言絕句 | 三冊 |
| 白湯集 | 西遊詩文 | 二冊 |
| 論語大疏 | 嗣出 | 二十卷 |

著述目錄

| | |
|--------|-----|
| 孟子精蘊 | 四卷 |
| 老子妙齋 | 四卷 |
| 壁經辨正 | 十二卷 |
| 梅本增多原 | 十二卷 |
| 毛詩大序十繆 | 一卷 |
| 同六義考續考 | 二卷 |
| 三緯微管凡例 | 一卷 |
| 周易象義 | 二十卷 |
| 繫辭詳說 | 六卷 |
| 春草堂隨筆 | 十卷 |
| 稽古錄 | 十卷 |



| | |
|--------|-----|
| 周易會通纂要 | 十卷 |
| 學說指要 | 一卷 |
| 教說發揮 | 一卷 |
| 疑問錄 | 二卷 |
| 直見編 | 一卷 |
| 滅魔燈 | 一卷 |
| 宋學辨 | 二卷 |
| 錦城文集 | 二十卷 |
| 錦城詩集 | 十卷 |
| 毛詩微管 | |
| 左傳駁杜 | |
| 尚書精義 | |
| 荀子考 | |

○ 家相師傳神法

四卷

吉凶方位明辨

三卷

五行圖解

二卷

○ 群雄割據錄

二十卷

亂賊傳

三卷

先生著述。哀然成帙。非如掇零篇斷簡。標為成書。誇詡于世也。有志之士。或欲捐資以梓行者。就余輩及道遙玉巖。二書賈請其彙本可矣。

